

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 
Liang Xiaosheng :  
Novellas

2 中篇小说  
梁晓声文集

梁晓声

青岛出版社

梁晓声文集 · 中篇小说 2

青岛出版社

# 目录

疲惫的人	1
顺嫂	93
弃偶	178
发言	247
钳工王	284
学子	328
贵人	369

## 疲惫的人

这是十一月里的一天,确切地说,是十一月九日,离来暖气还有一个星期。当然也是窗子不朝阳的北方人家阴冷的一段日子,他们盼着供暖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探亲假。

王君生和妻子的关系谈不上恩爱,但是他和她也都不愿承认不恩爱。那是一种道似无情似有情的夫妻关系。大部分时间里,也就是每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“似无情”;星期六深夜,儿子睡实了,他蹑悄地转移到妻子那张床上以后,有那么一个来小时夫妻之间“似有情”。如果某星期这一个来小时内没实质性的“活动内容”,那么第二天连同其后的六天,妻子必将对他更加显得“似无情”。不但“似无情”,仿佛内心里还忍受着特大的委屈。所以他一向很重视星期六深夜那一个来小时的同床机会,并且尽量向妻子奉献比上一次多点儿的温存。不消说,妻子的回报一般总要比他的奉献质量高些。他也同样需要那个。四十六岁的他对于生活的需要已经不是很多了,“那个”是最起码的需要项目中较为主要的一项。

像这座北方城市的许多三口之家一样,他的家也是一大一小的两居室单元。大房间其实并不大,十四平方米,小房间才七八平方米。大

房间朝阳,小房间背阴。小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、两只微型沙发、一台电视;大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、儿子的写字桌、一排书架,另有一张电脑桌,准备凑足了钱为儿子买来电脑放上边。以前,儿子小时候,小屋里没有那张单人床,三口儿都睡在大床上。儿子发育得很猛,小学四五年级时是个小胖子,而后个子一蹿就蹿到了一米五。虽然他和妻子的身材都不算是高个儿的,毕竟三口儿同睡在大床上是挤不开了,于是就买了一张单人床摆在小屋里,依他的意见,该让儿子单独睡小屋了。妻子却反对,理由是小屋临街,楼下是菜市场,早晨四五点钟噪音就开始响起,太影响儿子的睡眠;又背阴,终年不见阳光,势必影响儿子健康成长。再说,儿子从小有踹被子的习惯,没大人陪睡怎么行呢?

“踹被子是毛病。是毛病就得改!人家外国啊,小孩儿三四岁起……”他企图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。

“去去去,少跟我提外国!外国还有一家住一幢小楼的哪!那是好比的吗?……”妻子急赤白脸地反驳他。

儿子默默从旁听着,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他又问儿子:“你自己的意见呢?”

儿子说:“我认为,我和我妈还是应该睡大屋。因为,我和我妈都比你起得早,所以,都比你需要保证睡眠质量。”

他张了张嘴,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。

妻子乐了,当即在儿子脸上亲了一下,感动地说:“好儿子!真是好儿子,心里知道疼妈了!”

儿子自从当上“二道杠”,说话不再像孩子了。话中不但“因为”“所以”多了,还动辄“我认为”。

在家里,也不知究竟从哪一天开始,他和妻子都相互比赛着似的讨好儿子那种“我认为”。

从此,他睡小屋的单人床了。

儿子上中学后,个子又蹿了一蹿,快和他一般高了。

有天早晨,儿子上学去以后,妻子前脚小屋门里,后脚小屋门外,手拿梳子一边梳头一边对正坐着穿衣服的王君生说:“哎,从明起,我睡小屋,你和你儿子睡大屋吧!”

他困惑地问:“怎么了?”

妻子白了他一眼:“还用问啊?你是盲人啊?看不见你儿子已经长多大了吗?”

经妻子这一反问,王君生顿悟,儿子早已不再是小孩子了,不能再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了。再继续那么睡下去,对妻子对儿子,都是很尴尬的事了。

他闷闷地穿好衣服,下了床,走入大屋以换房人那种目光打量了一番,然后闷闷地走入小屋,又是一番打量。接着找出一段绳子,量单人床,量小屋的门。再次走入大屋,量双人床,量大屋的门。

妻子并没理睬他的举动,站在厨房里,手拿半张油饼,一边吃,一边等着煤气灶上的一壶水烧开。

他说:“哎,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妻子从厨房探出头,两腮嚼动着,耐心有限地瞪着他。

“咱们把大床移到小屋,把小床换到大屋怎么样?”

妻子喉部一蠕,一口油饼不太顺畅地咽下去了。他看得出,妻子吃得怪干的,显然是希望在上班前能喝上口开水。儿子的早餐是半截肠、一个煎鸡蛋、一袋奶,像许多家庭一样,儿子是重点营养对象。妻子不享受儿子那种优待,一般早餐是半张油饼、一碗豆浆。楼下卖豆浆的外地人回老家去了,她就连豆浆也喝不上了。他和妻子同等待遇,半个月来天天的早餐是油饼和开水。偶尔换样,不过是油饼变油条。三口之家,如果每人的早餐都是半截肠、一个煎鸡蛋、一袋奶,他们是吃不大起的。或者不说吃得起吃不起这么难听的话,而说舍不得吃吧。妻子已半下岗,每月三百多元工资。三口之家一个月都那么吃下来,儿子的电脑就甭想买了,电视机和冰箱也甭打算换了,妻子更甭打算每年添一两件新款式

的衣服了。四十四岁的妻子,对自己的穿着偏偏地越发上心起来。她的节俭是情愿的,有个人主义之目的。他却一直都希望每天吃和儿子同样规格的早餐,只不过这希望实在难以启齿。并且,自忖即使说出口了,也不会获得妻子的批准。

妻子喉咙通畅以后说:“怎么?你要一个人占据大屋呀?想得倒美!”

他说:“你看你这人,动不动就对别人的话产生误会。我能那么自私?能那么想吗?把大床移到小屋,咱俩从此不就可以同床了吗?”

妻子眨眨眼,似乎还是没能立刻领会其意。

他又说:“反正是万万不可以让儿子睡小屋的,得保证儿子在家里也有一个安安静静学习环境是不?”

妻子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就快来动手和我搬床呀!还愣着干什么?”

“可,我再耽误几分钟,上班就该迟到了!”

“迟到不是每月也照样开三百多元吗?”

“可如果再迟到,也许就……”

“你别了啰唆了行不行!”

他不禁恼火起来,冲妻子大嚷一句,他知道妻子想说的是“就轮我下岗了”。正是由于妻子想这么说,他才恼火。

妻子一声不吭,放下手里的油饼,走到大屋听从他指挥。

“你把手上的油擦擦!”

妻子就从床上抓起条枕巾擦手。

他看了更加来气,吼道:“你怎么用枕巾擦?”

妻子说:“你从来也不洗东西,你火什么?”

他说:“擦上了油能洗掉吗?”

妻子说:“你没看电视里的广告哇?新一代的‘活力二八’,半瓶子油倒在这条枕巾上也能洗干净!”

他气得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妻子却扑哧笑了，反而催促他：“快点儿，快点儿！我听你指挥。依你也好，我没意见。省得我每个星期六半夜三更地偷偷溜到小屋去就合你那点儿需要！”

他刚抬起一边床，听了妻子的话，又放下了，目光很凶恶地瞪着妻子。

妻子赶紧又笑道：“你干吗这个样子看着你老婆呀？开句玩笑都不成了？好好好，不是我就合你。我承认我也有那点儿需要行了吧？”

于是她弯下腰去先自抬起了她那边床。

他看出妻子内心里其实是很为他的英明决策所鼓舞的。决策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妻子，明摆着好处大大的，而且早都是各自的夙愿。分床其实比分居强不到哪儿去。在三十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夫妻的分床隔室，若非正闹离婚的两口子，彼此都难免会有种仿佛被相互虐待的感觉。

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气并没有什么道理，于是也笑了，也抬起了他那边床。

“两道门能通过这张大床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我量过的。”

“你量得准吗？”

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！转！不是往你那边转，是往我这边转！真笨！抬，抬高！再转！现在是往你那边儿转！”

“我可告诉你，差一丝一毫也过不去。”

“给我闭嘴！”

“是不是应该先把那张单人床拆了，把小屋腾空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妻子的提醒无疑是非常及时的，也无疑是非常正确的，正确得像真理一样。

于是两口子暂时放下大床，都到小屋去齐心协力对付那张单人床。



小屋的空间太小,要想成功地在小屋里将那张单人床拆了,非得先将电视机和两只小沙发搬出小屋。也不能往大屋里搬。大屋塞满了,又势必影响一会儿搬大床。这个家没厅,所以只能往家门外搬。他们那么做了。看起来没几样东西,真往外一搬,一些平时用不大着的杂物,以及墙角床下的木箱纸箱,就都暴露在眼前了。单人床终于拆散,铁床架也搬到外边的楼道去了。楼道巴掌大的地方,堆放不下,有些东西就只得往楼梯上堆放。只剩下单人床的床板,靠着—面墙立了起来。两口子都已出了满身大汗,而且都有点儿气喘吁吁起来。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,很久没这么出力气地“劳动”过了。岁数不饶人啊!

当两口子重归大屋,妻子—屁股坐在双人床上,仰起汗津津的脸问他:“歇会儿不?”

他看出她是真累了,想歇会儿,但又希望歇会儿的话由她口中说出。他也有点累,却更希望早点儿把房间重新安顿好。

所以他问:“你很累吗?”

妻子偏不说累,反问:“你就一点儿都不累吗?”

他答非所问地说:“我是替你考虑,你不急着上班去吗?”

妻子看了一眼手表,终于站起来,不无抱怨地说:“都晚一个多小时了!行,那就不歇,接着倒腾。”

王君生马上跟了一句:“对对,还是你说得对,一鼓作气好!”

听他那话,倒像是他在附和妻子似的,这使妻子又白了他—眼。

不知从哪—年哪—月的哪—天开始,两口子之间说话,不太像两口子了。暧昧多了,明白少了,像两个相互将就、唯恐搞僵了关系的同事了。王君生原本是急性子,妻子原本也曾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。这样的一对儿夫妻,争执和争吵是免不了的。但那时你坚持什么,我反对什么,你心里怎么想的,我心里怎么想的,完全不必对方猜测,自己更无需绕弯子。争执和争吵,那都是很明确的。某—天晚上,他们又由争执而争吵。突然,灯全灭了。灯—灭,两口子也就停止争吵了。妻子探身窗外看看,说

别人家都亮着灯,肯定是咱们家的电表保险丝断了。王君生就秉烛找保险丝。保险丝明明就放在抽屉里,却不见了。

“找保险丝是不是?”

王君生向儿子望去,半明半暗之中,儿子的背影,挺挺地坐在写字桌前。

“你知道在哪儿吗?”

“在我手里攥着。电闸是我拉的,而且把保险丝弄断了。爸你再推上闸灯也不会亮的。”

儿子的语调异常平静,平静得使他听来冷冰冰的。

半明半暗之中,他的目光不禁由儿子的背影转移向妻子的脸。妻子的目光也正望着他,脸上是一派半明半暗的不知所措。

“你们接着吵哇。在黑暗中吵,也省得我看不惯你们的嘴脸。”

儿子语调依然。

当时的王君生,正秉烛站在大衣柜镜前,镜中一张男人的半明半暗的脸,愣怔如呆地瞪着他,仿佛大梦初醒,一时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似的。

“你……你竟敢这么说父母,我揍你!”

他秉烛向儿子的背影走去。妻子想挡住他,被他一掌推得趑趄后退。

而这时,儿子岿然不动的背影,缓缓地就站了起来。儿子身体的正面,缓缓地就转向了他。儿子一手将椅子拎起,缓缓地放到了一边去,仿佛是为他清除障碍。王君生高举在半空中的另外一只手臂,顿时僵住了。他惊讶地发现,儿子显得高大了。而且,分明地,肩比他的肩还宽,胸背比他的胸背还厚,胳膊比他的胳膊还粗。那时儿子,六公斤的哑铃能开二十几次,而他这位父亲,憋红了脸使出吃奶的劲儿,最多只能开五六次。

他说:“我们那算是吵吗?我们……那不过是在讨论……”

他尽量说得若无其事,声音很低,语调中还有一种屈辱的意味儿。僵在空中的手臂,也识趣儿地垂落了。

儿子说：“但是在我听来，你们那种讨论就是吵。没看见我在做功课吗？心里都没想到我是多么需要安静吗？”

相应地，儿子的话也说得若无其事，声音也很低，比他的声音更低。但是再低，也不能使他这位父亲内心里不感到屈辱。那是一种彬彬有礼的、心平气和的、尽量不显得是冒犯的、绝没有超越儿子的家庭身份和地位的训导。确实彬彬有礼，确实心平气和，确实不能算是冒犯，但也确实是训导。而且，理完全在儿子一方。“没看见我在做功课吗？”这就使儿子不但占着百分之百的理，同时像上帝一样具有威严性了。在上帝的威严面前，父亲的那点儿威严算什么呢？他似乎也只有屈辱的份儿。

妻子从旁默默聆听了儿子的训导，赶紧表示忏悔：“儿子你对。对，对，对。爸爸妈妈再也不那么讨论了，再也不影响你做功课了。儿子你可千万别生爸爸妈妈的气……”

“难道我生气了吗？你们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？”

儿子语调平平静静地问，话说得那么慢条斯理。

半明半暗中，儿子嘴角一动，脸上似乎有了些微的笑意。王君生不能判断那究竟是微笑，还是微微的冷笑，抑或是得意的心理优越的一笑。

儿子的目光从妈的脸上望向他的脸上，似乎那句话不仅是问母亲的，也是在问他这位父亲的。

他不禁地连连点头：“儿子你没生气，儿子我看你绝对没生气。你妈她尽瞎说，儿子你怎么会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生爸爸妈妈的气呢？是吧儿子？……”

他的话成分多了，除了屈辱的成分，还加进了必要的忏悔的成分和讨好卖乖的成分。屈辱的成分，被后两种成分冲淡了、稀释了、中和了，意味儿几乎完全没有了，完全听不出来了，只剩下了忏悔和讨好卖乖似的。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，他内心里还是有屈辱的滋味。那一时刻他觉得儿子像父亲，像一位不必发脾气就足以显示威严的父亲；而自己像儿子，像讨好卖乖唯恐不及的儿子。

儿子一手拖着椅子,从他和妻子之间穿行而过。

他明白儿子是要去接保险丝了,自觉地秉烛尾随其后。

当儿子站在椅子上时,妻子急了,冲他嚷:“他爸,那多危险的事呀!你自己倒是快……”

站在椅子上的儿子,扭头朝妻子一望,妻子便噤若寒蝉。

他以请求的口吻说:“儿子,为了安全起见,还是让老爸……”

儿子却命令:“把蜡举高!”

他也立刻紧闭了嘴,举高了蜡。

“照左边。没见我的影子挡着闸盒吗?”

他急忙将蜡烛换到左手举着。

“再高点儿!”

灯亮了。

妻子笑了。他也笑了。儿子的表情却显得额外严肃。

儿子说:“从现在起,保险丝由我保管了。”

……

王君生认为,也许正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,他和妻子之间再也不发生争执、不发生争吵了。至于妻子是否承认儿子那一天晚上对他们的训导起了作用,他就不太清楚了。没问过。他常想,于妻子那方面,恐怕还有病理的因素在起着作用。她舌根曾生过一个小瘤,已经动手术去掉了。医生说那是一个良性的小瘤,但如果不及时去掉,也有可能转化为恶性的。小瘤虽从妻子舌上去掉了,但却没从她心头去掉。从此她挎包里多了一面小镜子,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,每天总要将舌头长长地伸出口外自照几番。区别是在单位背着同事,而在家里却无需背着丈夫和儿子,有时还请他们观察。她相信少说话,小声说话,避免争执和争吵,就能避免舌上再生出小瘤来,并且避免它转化为恶性的危及生命。不管是因为儿子那一天晚上的训导起了作用,还是她舌上曾生过的小瘤起了作用,抑或两件事同时起作用,总之两口子之间真的不再争执和争吵了。这对

于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当然好,但负效应就是前边说过的,两口子之间说话不太像两口子了,试探性的话语多了,违心的话语多了,态度暧昧的话语多了,拐弯抹角的话语多了,像两个关系很微妙、地位平等又都想比对方高出一等、相互不愿冒犯但又不甘依从的同事了……

要从面积并不算大的大屋里,将那张很大的双人床弄出去,实在不是一桩容易之事。如今家具市场几乎见不着那么大的双人床了,它是十六七年前的产品。两口子结婚前一块儿去家具店买床,他一眼就看中了它。他说这家伙值得买!大!儿子五六岁以前不必添小床了。她难能可贵地,半句也没与他争执就同意了。她当时悄悄对他说,比一般的双人床宽一尺,却只贵二十几元钱,合适!仿佛买下它就等于占了一次大便宜。王君生已根本说不清当年是怎么将它弄进屋里的了,当年有他和她同事中的几个壮小伙帮忙,没让他两口子靠前。他只记得大床摆好以后,几个壮小伙都累得东倒西歪。

王君生想得很缜密,怎么将大床竖起来,再怎么翻过去,怎么九十度一转,再怎么一竖,一翻,一推,一转……就进小屋了。但两个人按照他那缜密的“理论”去“实践”,结果蛮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不是在竖的时候“理论”脱离“实践”,就是在翻转的时候“实践”背离了“理论”。妻子表现颇佳,他怎么指挥,她就怎么配合,始终一言不发,对他的指挥保持绝对沉默和绝对服从。终于,他们是将那大床竖着推到了小屋和大屋之间的窄过道里。代价是刮下了一大片墙皮,撞松了大屋的门合叶,铲起了一溜儿地板革,碎了一只两口子都很珍视的花瓶,碰裂了鱼缸的一面玻璃,淌了满地水,还搞断了电话线,摔哑了电话机……

在过道儿,两口子隔于床的两边。王君生没法儿挪地方,被床挡在墙角了。妻子既进不了大屋也进不成小屋,被床挡在家门口了。而最糟糕的是,分明地,那竖起着的大床,并不能进一步被推入小屋。两只床腿卡于门外,不是卡着一点点,而是齐床裙那儿卡住了。即使将四只床腿统统锯掉,床也还是没法儿推入小屋。因为没法儿像他指挥的那样,将

床在过道里再翻一次,再转一次。不是力气问题,而是立体几何问题。尽管被挡在墙角挪不了地方的他直嘟哝:“只要再翻最后一次,只要再转最后一次……”

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一步骤指挥错了。也许指挥步骤并没错,错在最初的理论设想。但总之,明摆着是错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妻子是半点儿错也没有的,因为她一声未吭,只服从指挥来着,只奉献力气来着。

她隔着竖起的大床对他说:“快,给我找创可贴!我手挤破了,进不去屋!”

他只能看见她的头,她也只能看见他的头。她紧皱着眉,而他咧着嘴——他一只脚正被床压着。他在往外挣脚,一时挣不出来。他们的头倒是可以凑近的,但是那样的两颗头显然都无心往一块儿凑。

他说:“你先抬一下床,床压着我脚呢!你站着怎么用劲呀,蹲下呀!”

于是她的头在他眼前缩下去不见了。

他一抽出脚,立刻同时听到她的叫声:“哎呀哎呀,我手也被压住了!快抬床快抬床!”

他就慌忙抬床。他要抬起床也得蹲下身才能用上劲儿,但是他被紧挡在墙角的身子却难以蹲下去。勉强蹲下去了,又不便于使劲儿。而她的“哎呀”声一直不绝于耳……

终于,她的手获救了,两口子又能看见对方的头了。

她说:“偏偏破了的手又被压了一下。”

他说:“那我也没法儿替你进屋去找来创可贴,我被挡在这墙角了。”

她说:“我提醒你应该再仔细量量门的吧?”

他说:“你并没像现在这样提醒,你只不过问我量没量门,而我预先量过了。”

她说:“那你究竟是怎么量的?怎么会是现在这么一个结果?”

他说：“量得没错，肯定实际搬时搬错了。”

她的头猛地向他的头凑近，挑眉瞪着他说：“你意思是，也有我一份儿错啦？”

“我没这意思。”

他想伪装出点儿悔意，实际上他心里也确有些许悔意，但那些许悔意并不情愿从他心里爬到他脸上。他希望它明智又成功地爬到他脸上，所以暗中和它较劲儿。这么一来，就使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，不但显得毫无悔意，看去反而似乎有几分无赖相。

“你知道我心里这会儿怎么想的吗？”

妻子瞪着他的双眼眯了起来，表情和语调都有那么几分戏剧的意味儿，仿佛在说一句台词。这是中国和国外的电视连续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污染现象。它使不是演员的人们在某些日常生活的“规定情景”下，想象自己只不过是在演戏，并且说出类乎台词的话语，企图以此方式摆脱糟糕的局面。这种局面在人们的生活中是越来越多了，每每做一下演员之状的男人和女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那时两口子隔着竖起的大床凑近着的两颗头，如一对儿欲斗的鹤鹑。妻子那颗浓发焗得蓬松而曲卷的头，像一只雌鹤鹑；而他那颗刚刚理过的头发稀少的头，像一只脱毛的雄鹤鹑。两颗头的态势一触即发，似乎立刻会将对方的眼睛啄出来。

然而王君生被妻子那句有几分戏剧意味儿的话逗笑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想和我大吵一架，也知道你其实不会和我吵，因为你怕舌头上再生出小瘤儿。”

他的表情和语调也有那么几分戏剧的意味儿，他想逗妻子也笑一笑，企图减轻眼前糟糕的局面对自己和妻子的心理造成的压迫感。

妻子却没如他所愿地笑。她的头猛地向后仰去，与他的头拉开了距离。同时她眯起的眼睛又瞪大了，一只手臂高举在竖起的大床上方了……

王君生恐怕挨耳光，急忙往床下缩他的头。迟了。不过妻子的手也并没扇在他脸上，她扭住了他一只耳朵，扭得他龇牙咧嘴，歪着脸踮起了脚跟……

她小声然而威胁地说：“给我听清楚了！我下班回来以后，要看到这个家又恢复了家的面貌，否则你可别怪我跟你翻脸！”

进入不了大屋也进入不了小屋的妻子，用手绢包扎了受伤的手，撇下家门里外糟糕的局面，以及被困隔在墙角的丈夫，匆匆地上班去了。

一个易拉罐儿滚下楼梯的锡鼓般的音响声，伴随着妻子匆匆的脚步声一直到楼下。

“这是谁呀？热闹劲儿的！一大清早，就不能让别人睡个回笼觉哇？！”

楼下传上来某男人的谴责。邻居们关系不错，那男人的谴责很有分寸。王君生听出了那男人的恼火，猜他大概非常想骂，又不好意思骂出口。

他像爬墙一样从墙角爬到大床这边来了，但爬过来了也还是进不了大屋。正一筹莫展之际，楼上一家的男人站在他身后了。

“哎呀，王大哥，你这是……要搬家吗？……”

对方比他年轻十二岁，是商业局的一位处长，姓姚，而王君生是商业局下属酱油厂的一小小分厂的副厂长。按级套的话，勉强算是副科级。他一向觉得对方对他的敬称中，隐含着几分轻蔑。他不喜欢对方，正如对方一向假装和他亲近。

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不是要搬家。我能往哪儿搬？只能在这儿画生命的句号了！我是想把这大床弄进我这小屋去！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对方朝楼下一招手，“你们上来！”

于是上来几名棒小伙儿，印在他们工作服上的字告诉他，他们是搬家公司的。

对方说：“麻烦你们帮他把这大床弄进那小屋，完事儿我送条好烟谢



你们！”

于是几名棒小伙儿挤进他家门，有的研究床，有的掏出卷尺量他家小屋门的高度和宽度。

王君生连忙对踌躇满志的姚处长说：“不必麻烦他们，不必麻烦他们……”

姚处长苦笑道：“别客气。我买了一套家具，正巧今天送来。你家堆在楼道的东西不清理了，我那套家具能往上搬吗？老实说，我已经陪着他们在楼外等半个多小时了。不是我没耐心，是他们急，人家上午还有两处搬送任务哪！”

王君生的脸倏地红了，一连声说对不起。

棒小伙儿们中的一个，脸上毫无表情地对他说：“拿锯来！”

他一愣：“拿锯干什么？”

“不把四个床腿儿全锯掉，这床根本弄不进你这小屋去。”

“锯床腿儿可不行！把床腿儿全锯掉我妻子回来要生气的！”

棒小伙儿们中的另一个脸上毫无表情地说：“也不必四个床腿儿全锯掉，我看锯掉两个就行！”

他指的不是前后的两个床腿儿，而是同一侧的两个床腿儿。

王君生不禁地叫了起来：“那……那我这床不就成了滑梯了吗？！”

棒小伙儿看看他们的雇主，一个个都嘟哝——那就没办法了，爱莫能助了！

姚处长急了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王大哥，你这样子就不太好了吧？我雇的人，我劳他们的驾帮你忙，我替你出一条好烟谢他们，你怎么还难为起他们来了呢？”

王君生也火了：“你这叫什么话？依他们出的主意，我这床还能当床睡吗？”

又有一个棒小伙儿说：“其实四条床腿儿都锯掉也没什么不好，如今时兴矮床。”